

萬有文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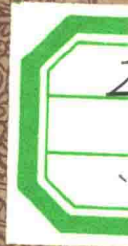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顧炎武文

唐敬果選註

商務印書館發行



顧炎武文

唐敬杲選註

學正國學叢書

編主五雲王
庫文有萬

種千一集一第

文武炎顧

註選呆敬唐

路南河海上
五雲王 人行發

路南河海上
館書印務商 所刷印

埠各及海上
館書印務商 所行發

版初月二十年二十二國民華中

究必印翻權作著有書此

The Complete Library
Edited by
Y. W. WONG

SELECTED ESSAY OF KU YEN WU

With Introduction & Notes.

BY T'ANG CHING KAO.

PUBLISHED BY Y. W. WONG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China

1933

All Rights Reserved

叙

一、亭林先生的家世

顧氏的先世住在吳郡，爲江東四大姓之一。五代時遷居滁州。南宋時有名慶的，從滁州遷居海門姚劉沙（今崇明縣）。慶的次子伯善，又從姚劉沙遷居崑山縣，就世世住在崑山縣的花浦邨；其後又移家千墩地方。

從伯善傳十一世到濟，是先生的高祖，字舟卿，號恩軒，明正德間的進士，歷官行人、刑科給事中、江西饒州知府，著有諫垣疏一卷。曾祖章志，字子行，號觀海，嘉靖癸丑的進士，官做到南京兵部侍郎；性極清介，獨愛藏書，往往出俸購買（見鈔書自序）。本生祖紹芳，字實甫，號學海，萬歷丁丑年的進士，官做到左春坊左贊善，著有寶庵集十二卷。靜志居詩話稱他「工於五律，不露新穎，矜鍊以出之，頗有近於孟襄陽、高蘇門者」。嗣祖紹芾，字德甫，號蘄源，是章志的次子，太學

生。他天才俊逸，工詩古文，奇奧秀拔，在太白、長吉間；尤善於書法，極爲董其昌所稱許（崑新合志）。鈔書自序說：『先祖書法蓋逼唐人。性豪邁不羣，然自言少時日課鈔古書數紙，今散亡之餘，猶數十帙。』本生父同應，字仲從，又字賓瑤，官蔭生；清修篤學，負東南重望（憺園集）。性極闊達，好施與，死的那天，戚友哭他，幾於罷市。善於詩文，著有藥房、秋嘯等集（蘇州府志）。他的詩『詞澹意遠，有白雲自出，山泉冷然之致』（明詩綜引王平仲語）。嗣父同吉，早卒。嗣母王氏，是太僕寺卿王宇的孫女，諸生王述的女兒。她是一個烈性的奇女子，十七歲未婚守節；明朝亡後，她又不食殉國，性極孝，嘗斷指以療姑病。先妣王碩人行狀說：『……晝則紡績，夜觀書，至二更乃息。……尤好觀史記、通鑑及本朝政紀諸書，而於劉文成、方忠烈、于忠肅諸人事，自炎武十數歲時即舉以教。……有畚田五十畝，歲所入，悉以散之三族。』先生的性行學業，最得力於他的嗣祖和嗣母，看了三朝紀事闕文序、鈔書自序、先妣王碩人行狀，可以知道。

二 亭林先生的行傳

先生初名絳，字忠清；明朝亡後，他就改名炎武，字寧人；又曾叫做圭年，別號蔣山傭；學者們稱他做亭林先生。

先生生於明萬歷四十一年，是賓瑤公的次子。在他嗣祖蠡源公、嗣母王碩人撫育教誨之下，抵於成立。他自幼情耿介，落落有大志，不與人苟同。相貌極爲怪異，瞳子中白邊黑；嘗和同里歸莊共遊復社，人稱他倆爲『歸奇顧怪』。他少年時，和諸文士做詩會文，在文壇上蜚其聲名。答原一公肅兩甥書有曰：『追憶曩遊，未登弱冠之年，卽與斯文之會，隨廚俊之後，塵步楊班之逸，闕人推月旦，家擅雕龍』就是他那時的自述。又鑑於國事日非，便留心經世之學，徧覽二十一史、明代十三朝實錄、天下圖經、前輩文編說部以至公移邸鈔之類一千餘部，凡關於民生利病的，分類錄出，旁推互證，著天下郡國利病書。書還沒有成功而明祚

傾覆，清兵下江南，先生糾合同志，起義兵，守吳江；但終于失敗了！他的母親對他說道：『我雖婦人，身受國恩，與國俱亡，義也。汝無爲異國臣子，無負世世國恩，無忘先祖遺訓，則吾可瞑目於地下！』（先妣王碩人行狀）就絕粒十五天而死。這種悲壯激烈的教訓，永遠留在他的心坎中，他半生奔走流離，可歌可泣的生涯，就是這樣決定的。明年隆武帝在福建卽位，遣使召先生做職方郎，他因母未葬，沒有去。適有仇家葉姓欲陷害先生，他就扮作商賈模樣，出遊江浙一帶。

先是，先生有一世僕叫做陸恩，見先生出遊家落，叛投葉姓，受葉姓底囑使，欲告先生通海（當時和魯王、唐王通的，叫做『通海』）。被先生捉住，投下海去。葉姓就訟先生，並以千金賄太守，欲把先生非法殺害。有替先生求救於錢謙益的，謙益欲先生稱門下，那人知先生是斷然不肯的，就私寫一名刺給他。先生知道了，急索還名刺，不得，就揭文自白。在這樣生死關頭，還是不願稍損他的節概，也可以見得先生耿介之一斑了。其後由路澤溥懇於兵備使者，獄才得解。

獄解之後，他就浩然去鄉里，北游山東、直隸、河南、山西一帶，察看形勢，交結豪傑，並在衝要之處從事墾田，以圖恢復。曾五謁孝陵（南京明太祖墓），六謁思陵（直隸昌平明懷宗墓）。最後，他定居於陝西的華陰。他說道：『秦人慕經學，重處士，持清議，實他邦所少。而華陰，綰轂關河之口，雖足不出戶，而能見天下之人，聞天下之事。一旦有警，入山守險，不過十里之遙；若志在四方，亦有建瓴之勢。』在華陰，他置田五十畝自給；他處開墾所入，另外存儲，以備恢復之用。然而這件事，終於沒有成功；王不庵說道：『寧人身負沉痛，思大揭其親之志於天下，奔走流離，老而無子。其幽隱莫發，數十年靡訴之衷，曾不得快然一吐，而使後起少年推以多聞博學，其辱已甚！安得不掉首故鄉，甘於客死？』這是多麼可痛的事呵！

先生的旅行，照例用兩匹馬換着騎，兩匹驢馱着書跟在後面。到了險要的地方，便找些老兵退卒，問他們長短曲折。倘若和以前所耳聞的不合，便就近到

茶坊裏，打開書對勘。倘若經行平原、大野，沒有可以留意的地方，便在馬上嘿誦經書的注疏。又歡喜金石文字，凡走到名山、巨鎮、祠廟、伽藍的地方，便探尋古碑遺碣，拂拭玩讀，鈔錄大要。他著作底資料，多從旅行時實地勘察得到，不是一般著作家閉門造車可以比得的。

清廷因纂修明史，特開博學鴻詞科，朝中大臣屢欲推薦，先生都以死堅拒。有來求墓誌碑銘的，先生謝卻之，說道：『文不關於經術政理之大，不足爲也。』韓文公起八代衰，若但作原道、諫佛骨表、平淮西碑、張中丞傳後諸篇，而一切諛墓之文不作，豈不誠山斗乎？今猶未也！先生甥徐乾學兄弟，替先生買田置宅，屢次請先生歸養，先生不肯。他的夫人死在崑山，亦只寄詩挽她。

清康熙二十一年（一六八二）正月初九日，卒於山西曲沃 韓甸公家，年七十歲。無子，立姪衍生爲嗣。從弟嚴，奉他的喪歸葬崑山千墩地方。弟子潘耒，將他的遺書刊行。

三、亭林先生的著作

日知錄三十二卷補遺四卷 此爲亭林一生精力所集注的著述。他自己說：『平生之志與業皆在其中』（與友人論門人書）；又說：『自少讀書，有所得輒記之。其有不合時，改定；或古人先我而有者，則遂削之。積三十餘年，乃成一編。』可以見他的重要。大約前七卷是論經義的，八卷至十二卷是論政事；十三卷論世風；十四至十五卷論禮制；十六至十七卷論科舉；十八至二十一卷論藝文；二十二至二十四卷論名義；二十五卷論古事真妄；二十六卷論史法；二十七卷論注書；二十八卷論雜事；二十九卷論兵及外國事；三十卷論天象術數；三十一卷論地理；三十二卷雜考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說道：『亭林學有本原，博瞻而能通貫。每一事必詳其始末，參以證佐，而後筆之於書，故引據浩繁而牴牾者少；非如楊慎、焦竑諸人，偶然涉獵，得一義之異

同，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者。」黃汝成集釋本最好。

音學五書三十八卷 此書凡分五部：一、古音表三卷；二、易音三卷；三、詩本音十卷；四、唐韻正二十卷；五、音論三卷。其自序說道：『此道之亡，蓋二千有餘歲矣。炎武潛心有年，既得廣韻之書，乃始發悟於中而旁通其說。於是，據唐人以正宋人之失，據古經以正沈氏、唐人之失。……自是六經之文乃可讀。』又與人書二十五說道：『某自五十以後，於音學深有所得，爲五書以續三百篇以來久絕之傳。』可見這書也是他的得意之作。

天下郡國利病書一百二十卷 此書是取史書、實錄、圖經、說部、文編、邸抄凡有關於國計民生的，隨讀隨錄，並以遊歷時實地的觀察，斟酌損益，凡二十年得到的結果。規模極大，只可惜沒有成爲定稿。

肇域志一百卷 這書是利病書底副產品，於考索利病之餘，參合圖經而成的。沒有刻。

金石文字記六卷 亭林性好金石碑版的文字，到處蒐訪，說：『在漢唐以前者，足與古經相參考；唐以後者，亦足與諸史相證明。』此書所錄漢以後碑刻共三百餘種，每種各綴跋語，述其本末源流，辨其譌誤，極爲精核。

求古錄 此書所錄，上自漢曹全碑，下至明建文霍山碑五十六種，均爲當時拓本文集所沒有的。所錄都是全文，並加以註釋、考證。

石經考一卷 四庫全書提要說道：『炎武此書博列衆說，互相參校。其中如據衛恆書勢以爲三字石經非邯鄲淳所書；又據周書宣帝紀、隋書劉焯傳以正經籍志自鄴載入長安之誤，尤爲發前人所未發。』

左傳杜解補正三卷 這書是博考古代各種書籍，以補正杜預集解的闕失的。有張又南刻本。

九經誤字一卷 這是根據石經及各種舊刻，以勘正監本及坊刻本的誤字的。

韻補正一卷 這書取宋吳棫韻補於古音叶讀之外誤，今韻通用之乖方，各爲別白註之，以見其得失。

歷代帝王宅京記二十卷 此書所錄爲歷代建都之制。前二卷爲總論，後十八卷詳載城郭宮室、都邑、寺觀等建置的本末、事蹟。徵引考據，極爲精博。

其他的書，有五經同異三卷已刻；唐宋韻補異同，未刻；昌平山水記二卷，已刻；營平二州史事六卷，未刻；營平二州地名記一卷，已刻；北平古今記十卷，未刻；建康古今記十卷，未刻；京東考古錄一卷，已刻；山東考古錄一卷，已刻；岱嶽記八卷，未刻；萬歲山考證一卷，未刻；海道經，未刻；官田始末考一卷，未刻；譎觚一卷，已刻；下學指南一卷，未刻；當務書六卷，未刻；菰中隨筆三卷，已刻；敘文格論一卷，已刻；亭林雜錄一卷，已刻；經世篇十二卷，未刻；第錄十五卷，未刻；二十一史年表十卷，未刻；熹廟諒陰記，未刻；聖安紀事二卷，已刻；明季實錄，已刻；十九陵圖志六卷，未刻；顧氏譜系考一卷，已刻；亭林文集六卷，已刻；亭林詩集五卷，

已刻；亭林餘集一卷，已刻；亭林佚詩一卷，已刻；詩律蒙告一卷，未刻。

四、亭林先生的思想

亭林先生是清代學風的開山祖師。我們看了上面所舉的著作，可以見得他底研究方面和所以影響以後學術的一個大概。

他生在那學者『束書不觀，遊談無根』的時代，眼見得那一班道學先生空談明心見性，把明朝三百年的天下斷送了，於是他首先起來反抗。他說道：

『劉石亂華，本於清談之流禍，人人知之。孰知今日之清談，有甚於前代者？昔之清談，談老莊；今之清談，談孔孟。未得其精而己遺其粗；未究其本而先辭其末。不習六藝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綜當代之務，舉夫子論學論政之大端一切不問，而曰『一貫』曰『無言』，以『明心見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實學。股肱惰而萬事荒，爪牙亡而四國亂，神州蕩覆，宗社丘墟。』（日知錄卷

七夫子之言性與天道

又說：

以一人而易天下，其流風至於百餘年之久者，古有之矣。王夷甫之清談，王介甫之新說，其在今日，則王伯安之良知是也。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撥亂世反諸正，豈不在後賢乎？

他既認定了王派明心見性的學風，是『神州蕩覆，宗社丘墟』的原因；於是提出『經學即理學』一語，教學者反求諸古經。他說道：

愚獨以爲『理學』之名，自宋人始有之。古之所謂『理學』，經學也，非數十年不能通也；故曰『君子之於春秋，沒身而已矣』。今之所謂『理學』，禪學也，不取之五經，而但資之語錄，校諸帖括之文而尤易也。……論語，聖人之語錄也。舍聖人之語錄而從事於後儒，此之謂不知本矣。（與施愚山書）

這就是清朝考證學的先聲。

他以為學問只在日常行為極平實處，就是所以致用。他說道：

竊以為聖人之道，下學上達之方，其行在孝弟忠信，其職在灑掃應對進退，其文在詩書三禮周易春秋，其用之身，在出處辭受取與，其施之天下，在政令教化刑法；其著之書，皆以為撥亂反正，移風易俗，而無益者不談；……其於世儒盡性至命之說，必歸之有物有則，五行五事之常，而不入空虛之論。在這極端實用主義的學術觀上面，他提出『博學於文』『行己有恥』兩個標準。說道：

愚所謂聖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學於文』；曰『行己有恥』。自一身以至於天下國家，皆學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來辭受取予之間，皆有恥之事也。『恥之於人大矣』，『不恥惡衣惡食，而恥匹夫匹婦不被其澤』。（與友人論學書）

他把自一身以至於天下國家，都當作學問的事情，是前此空談心性，學非所用

的玄學底反動；也可以見得他所謂『文』並非辭章之謂，乃一切事物的條理。所以說道：

夫子之文章無非夫子之言行與天道，故曰『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日知錄七夫子之言性與天道）

因為他把文解作一切的事理，所以他對於天文、地理、河漕、兵工之事，莫不精究。他說道：

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見則守之以卓；少聞則無約也，少見則無卓也。（答友）

人論學書

不幸而在窮僻之域，無車馬之資，猶當博學審問，古人與稽以求是非之所在，庶幾可得十之五六。若既不出戶，又不讀書，則是面牆之士，雖子羔原憲之賢，終無濟於天下。

就是說，非博學多聞，決沒有精卓的識見；不出門遊歷，又不博覽羣書，雖賢如子